

天降斯人

齊襄公有兩個弟弟：公子糾和公子小白。襄公殘忍好殺，王公貴族們害怕被迫害，紛紛逃亡，公子糾和公子小白很早以前就逃出了齊國。公子糾去了他的姥姥家——魯國；公子小白則逃到了莒國。兩人都密切關注着齊國的國內局勢，準備隨時回去爭位。

公子小白出逃之前跟高傒關係很好。現在高、國兩大家族掌握着齊國的國政，公孫無知被弑的事情一出來，高、國兩大家族馬上暗地裡通知公子小白，要他火速回國爭位。

另一邊，身在魯國的公子糾也聽說了齊國發生變亂，也是立即動身奔向國內。

十萬火急！

兩撥人馬在兩條道路上狂奔。這是一場生死攸關的比賽，誰先回到齊國，誰就有很大的可能登上君位！

公子糾這邊眼看趕不上了，就讓手下的大臣管仲輕裝上陣，抄小路去攔截公子小白。

管仲連夜飛馳，趕到公子小白的那條道路上，等到公子小白的車隊過來，看準方位，迎面一箭射過去，正中公子小白腹部。公子小白大叫一聲倒在車上。管仲以為他死了，不敢久留，趕緊逃回去覆命。

但這一箭其實射到了公子小白的衣服帶鉤上面。公子小白反應極快，馬上假裝受傷倒下，成功騙過管仲。

公子糾一行人聽說公子小白中箭，就放下了心，不緊不慢地走回齊國去。等到達齊國的時候，他們才發覺太遲了。公子小白幾天前已經入城，跟高、國兩大家族集結起軍隊，正在城牆上等着他們。公子糾知道獲勝無望，只好黯然退回魯國。

公元前 685 年，公子小白登基，是為齊桓公。齊國歷史的頂峰正式到來！



管鮑之交

公子小白手下最重要的輔政大臣是鮑叔牙，公子糾手下的是管仲和召忽。這幾人都是齊國頂尖的賢才。

齊桓公即位以後馬上發兵攻打魯國。兩國在乾時這個地方交戰，魯軍大敗，被齊軍包圍，撤退的道路都被阻斷了。魯莊公換了一輛車，用原來的車子迷惑齊軍，這才勉強逃脫。

齊桓公寫信給魯莊公說：“公子糾是我親哥哥，我不忍心殺他，請你幫我殺掉他。召忽、管仲是我的仇人，我很極了他們，特別是那個管仲，請把他們送過來，我要親自把他們碎屍萬段！如果不答應，我們就踏平魯國！”

魯莊公只好把公子糾殺了，又準備把召忽、管仲送回齊國去。

但這其實是鮑叔牙的計謀。

鮑叔牙跟管仲年輕的時候就是好友，彼此都很佩服對方的才幹。

他們一起做生意，由於鮑叔牙家裡比較富，而管仲家比較窮，所以管仲就讓鮑叔牙多出一些本金。但是到了分利潤的時候，管仲又多分一些給自己。有人就跟鮑叔牙說：“管仲這樣佔你便宜，不是太過分了嗎？”鮑叔牙回答：“我知道他家裡困難，要養家，讓他多拿一些也是應該的。”

後來兩人一起參軍，管仲每次打仗都躲在最後面，撤退的時候卻跑在最前面。大家都嘲笑他怯懦，只有鮑叔牙說：“我知道他家裡有老母親要養，他是為了盡孝才這樣的。”

管仲去做官，當了幾次官都被免職了。大家都說他是個無能之輩，只有鮑叔牙說：“我相信管仲的才能，他只是沒有遇到合適的主人和時機而已。”

（這些都是管仲的自述，難免有誇張的成分。）

後來兩人分別侍奉兩個公子，站到了對立面，但他們的情誼並沒有絲毫改變。（兩人可能有私下約定，各自輔佐一個公子，哪方獲勝了，就引薦另一方過去，這樣可以避免兩人同時站錯隊，被一網打盡。）

桓公即位以後，問鮑叔牙，什麼樣的賢才可以輔佐自己。

鮑叔牙說：“如果要振興齊國，依靠我和高傒就夠了；如果要稱霸天下，非有管仲不可。”

桓公驚訝地問：“先生您的才能都不及管仲？”



鮑叔牙說：“我遠遠比不上他。管仲到哪國，哪國就可以稱霸天下。”

桓公恨恨地說：“那個匹夫差點殺死我！”

鮑叔牙說：“各為其主而已，管仲並沒有錯。如果大王能任用他，他一定會盡心竭力地輔佐大王。”

鮑叔牙又向桓公分析當前形勢：“魯國也有人知道管仲的才幹，他們一定會逼管仲輔佐魯國。如果管仲答應了，魯國以後就會強大起來威脅到齊國；如果管仲不答應，他們肯定馬上把管仲殺了，以免他輔佐齊國。根據我對管仲的瞭解，他一定不會答應，他始終忠於齊國，所以大王您要趕緊去要人，遲了就來不及了。而且為了避免魯國懷疑，您要裝得很生氣的樣子，說您要親自殺了管仲以洩心頭之恨，否則魯人必定不會把他交回來。”

於是桓公就給魯莊公寫了那封信。

管仲聽說齊國要引渡他們回去，知道是鮑叔牙向桓公引薦了他們，他在監獄裡跟召忽商量這件事。召忽卻很平靜地說：殺了我的主人又任用我，這樣的屈辱我不接受。我放棄宰相之位追隨公子糾而死，算是公子的“死臣”；你幫助齊國稱霸天下，算是公子的“生臣”。“死者成行，生者成名”——我成就氣節，你成就功名。公子糾有我們兩個大臣，也該瞑目於九泉之下了吧？

檻車裝着管仲和召忽回到齊國，鮑叔牙在前方帶着人馬迎接。召忽一到齊國境內就自刎而死，只剩管仲跟鮑叔牙見面。

齊國的軍士立即打開檻車放出管仲。管仲脫去囚服，換上冠帶，入闈闔，穿青瑣，踏丹墀，拜伏在瑤臺之下。

桓公降階以迎，親手扶起管仲，君臣一笑泯恩仇。

管仲獻上一套詳盡的治國方略，從扶植工商，到富國強軍，應有盡有，為桓公指出了稱霸之路。桓公大喜，當即拜管仲為相，仿照武王對姜太公的禮遇，稱管仲為“仲父”。

從此以後，鮑叔牙一直心甘情願地位居管仲之下，讓管仲大力施展才幹，而不在乎他的光芒掩蓋了自己。他對管仲的愛才之心和知人之明為後人所津津樂道，管仲也感激地說：“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鮑叔也。”

“管鮑之交”遂成千古佳話，代表了一種互尊、互讓、為國家利益捨棄個人私利的偉大友誼。這樣的情誼一直讓後世文人念念不忘，杜甫就曾經寫

詩感歎：“君不見管鮑貧時交，此道今人棄如土。”

曹劌論戰

齊魯兩國的恩怨還沒了結。

乾時之戰，齊國打敗魯國，逼魯國殺了公子糾以後才撤兵。

但事情還沒完，齊國仍然盯着魯國，隨時準備再去打劫。

這時的齊國仍然延續齊襄公時代對外強硬出擊的政策。第二年齊桓公不顧管仲的反對，又一次發兵去攻打魯國。如果說乾時之戰還有國內爭位這個理由的話，這次的戰爭就是純粹的侵略。也許桓公是想通過這一戰來給自己立威，而魯國是最近又最好欺負的對象。

齊襄公和齊桓公都是魯莊公的舅舅，但兩人對魯國的態度卻有明顯差別。魯莊公拼命地奉承齊襄公，又有文姜在中間斡旋，所以齊襄公後期基本把魯國當成自己的小弟了。而齊桓公則不太吃這一套，該侵略就侵略，不留情。

魯莊公去年在乾時被殺得狼狽逃竄，回來以後痛定思痛，仔細研究對付齊國的方法。對於齊國這次的入侵，他是做了充分準備的。

這本來是一次普通的侵略和反侵略戰爭，然而因為一個人的加入，卻意外地成了中國歷史上的一次著名戰役……

魯國有個叫曹劌的隱士，是周文王的後人。他聽說齊國入侵的消息，就主動去求見魯莊公。

他問莊公：“大王準備怎麼抵抗齊國的軍隊？”

莊公回答：“衣服飲食，我不敢單獨享受，都會跟周圍的人分享。”

曹劌回道：“小恩小惠只能遍及周圍的人，老百姓仍然不會盡力幫您。”

莊公又說：“寺廟裡的祭品，我不敢有任何短缺，對神明一直保持誠心。”

曹劌回道：“這點誠心根本不夠，神明不會因此就保佑您。”

莊公又說：“國家的大小事務，不管能不能辦好，至少我全部盡力去辦了。”



曹劌這才說：“這才真正是國君該辦的事。既然您有這樣的態度，應該可以和齊國交手了。打齊國的時候請叫上我一起。”

於是莊公帶着曹劌向前線進發。

公元前 684 年正月，齊魯兩國軍隊在長勺對決。

春秋早期的戰爭，大家都很講究“禮儀”，戰場上的規矩是“擊鼓進軍，鳴金收兵”。先找一大片空地，兩軍面對面列好陣勢。然後雙方擊鼓，前、中、後三軍，中軍、側翼分別前進，碰頭後集體打一架，哪邊先扛不住後退了，哪邊就輸了。

莊公看到陣勢已經列好，就想下令擊鼓。曹劌卻說：“等一等！”

齊國那邊已經擊鼓了，齊軍如同潮水一樣湧過來，魯國這邊卻只是拿盾牌硬頂着。箭如飛蝗，齊軍衝了一會衝不過來只好停下。

莊公看到有機可乘，又想擊鼓。曹劌卻還是不讓。

齊國第二次擊鼓前進，再次衝擊魯國的防線，還是沒能衝破。

齊國只好第三次擊鼓，再度衝過來。曹劌說：“可以出擊了！”於是莊公下令魯軍擊鼓前進。

魯國軍隊撤掉盾牌，發一聲喊，一起湧出去。齊軍沒想到他們會突然殺過來，頓時抵擋不住，陣勢開始散亂，有零星的士兵已經開始後撤。

莊公想發令追趕，曹劌又說：“再等等。”他親自下車去看了看，又上車登高望了片刻，才說：“現在可以出擊了。”

於是魯軍大肆衝擊。齊軍被殺得七零八落，大敗而逃。

魯國意外地打贏了這場戰役。

這是歷史上一場著名的以弱勝強的戰役。

事後曹劌向莊公分析這場戰役，說出了中國軍事史上那段著名的理論：“一鼓作氣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”

這是後來戰場上一種最基本也最常用的戰術——積極防禦，避其鋒芒，等敵人耗盡了士氣再出擊。這種思想也可以用在一切戰鬥包括格鬥、商戰甚至職場競爭中。

至於為什麼不馬上追擊敵人，曹劌的解釋是：為了避免中埋伏，要先看清楚情況。看到敵人車轍亂了、軍旗也倒了，這才確定敵人的確是敗退了，才可以去追擊。

這又涉及另一種常用戰術——詐敗誘敵和識破敵人的詐敗。這種戰術及其變種，在戰爭中有無窮無盡的應用。

他的這些理論在當時是很重大的發明。從此以後，各諸侯國在戰爭中就越來越重視軍事理論的研究，各種各樣先進的戰法被研究出來，戰爭也就越來越變成了智力水平的較量。

不過我們也不該過於誇大戰爭技術的作用，在絕對的力量面前，任何技巧都是花架子。長勺之戰魯國能獲勝的一個主要原因，恐怕是因為齊桓公剛剛結束了長期流亡生活回到國內。這時離他回國才大半年，手下的軍隊基本上是臨時拼湊起來的，君臣之間、軍官和士兵之間的配合都還很生疏，像鮑叔牙這些人恐怕都是第一次指揮軍隊，交學費也在情理之中。

另外，長勺是在魯國境內，魯國有地利優勢，且魯國又為這次戰爭做了充分準備，這也是他們獲勝的原因。

長勺之戰給剛剛上位的齊桓公當頭潑了一瓢冷水。他的外甥告訴他，做一個大國國君不是想像的那麼簡單。接下來他需要更加的謹小慎微，步步為營，才能做好齊國這艘大船的掌舵人。



齊桓公早期的戰爭

齊桓公不甘心被自己的外甥打敗，要找回這個場子，他聽取鮑叔牙的建議，找到宋國幫忙。這時的宋國也剛剛被魯國打敗，齊桓公跟宋閔公執手相看淚眼，決定聯合起來找魯國報仇。

長勺之戰剛剛過去半年，齊宋兩國組成聯軍進攻魯國，到乘丘跟魯軍相遇。

魯國的公子偃對魯莊公說：“宋國軍容不整，我們可以先攻擊宋國。宋國一敗退，齊國的軍心也就散了。”

這是對付多國聯軍的最有效方法：先打弱的一方，弱的一方敗了就會拖累自己的盟友，特別是聯軍的各方強弱差距明顯的時候更是如此。之前周桓王帶領幾個小國攻打鄭國的時候也是這樣的情況。所以強弱聯合的效果往往還不如強國單獨出擊。

魯莊公不知道怎麼想的，竟然不同意這樣明智的提議。所以公子偃就自作主張，帶領自己的軍隊偷偷溜出去，在魯國大軍還沒開動的時候就出發了。他們在戰馬身上蒙上虎皮——當時的人們為了打贏戰爭也真是絞盡腦汁——直接衝向宋軍陣營，宋軍的戰馬被嚇得驚叫起來。

魯莊公這邊聽說公子偃已經出擊了，也就帶領大部隊衝上去，宋軍頓時兵敗如山倒。齊軍那邊一看這陣勢也就跟着撤退，一對難兄難弟又一次被魯國打敗。

魯國在這場戰爭中最大的勝利是活捉了宋國的著名將領南宮長萬，後來在宋國的請求下又把他放回去了。

關於這場戰役，史書上還記載了兩位勇士被冤殺的故事。

春秋時的戰車通常載三個人：中間的一個人是車夫，負責趕馬；左邊的人手執弓箭負責遠程攻擊；右邊的人手拿長矛負責近戰，有時也拿戈去鉤旁邊的車。

乘丘之戰的時候，魯莊公和縣賁父、卜國乘一輛戰車，縣賁父在中間駕車，卜國在右邊護駕。在戰況激烈的時候，莊公這輛車的馬突然驚厥，掀翻了戰車。莊公掉到地上被人救起來，驚出一身冷汗，就怪罪縣賁父和卜國，說：“你們的力氣不夠啊，馬都拉不住。”

兩人都很慚愧地說：“以前我們駕車都沒問題，今天怎麼會這樣，這是我們的責任。”由於沒有照顧好君王屬於嚴重失職，兩人便自殺身亡。

後來戰爭結束，馬佚給這輛車的馬沖澡，發現馬的大腿內側插着一支箭，才知道馬是因為受傷才驚厥，不能怪駕車的人。

莊公知道錯怪了他們，很後悔，就作了誄文紀念兩位勇士。

從這個故事能看出當時魯國的軍法的確是很嚴明的，魯莊公算一個比較靠譜的君王，這也是魯國能打敗齊國的原因之一。

另外一邊，齊桓公兩次都沒能打敗魯國，無可奈何，只能罷戰。

這一年齊桓公派人去向周王彙報國政，相當於走一個流程，聲明自己即位了，同時向王室求婚。王室同意了他的求婚，把王姬下嫁給齊國，並且讓魯國當證婚人。桓公正好找這個臺階下，就跟魯國言歸於好了。

初登政壇的齊桓公，在遭遇了幾次挫折之後，終於漸漸地成熟起來，正式拉開了稱霸天下的序幕。

北杏會盟

管仲當政以後，齊國經濟和軍事實力迅速發展，領先於各國。齊桓公就有了當諸侯首領的想法。

要當諸侯的首領，就得把諸侯們都召集起來，開個會，推個盟主——能不能召集到諸侯，能不能讓他們推舉自己為盟主，這是是否稱霸的主要標誌。

以前國家之間會盟，往往名義上都是平等的關係，相當於大家結成一個軍事集團，共同去對抗敵人，例如當年齊、魯、鄭結盟去打宋國就是這樣。

現在齊桓公的目的不一樣，他是要當首領，要讓大家推舉他為盟主。這種情況在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，以什麼藉口召開這樣一次盟會就是個問題。

這時候恰好宋國內發生變亂，齊國的藉口來了。

南宮長萬是宋閔公手下的勇士，傳說他力大無比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前一年在乘丘之戰中，他被魯國的神射手射中，被活捉，然後又被放了回來。

這件事成了他最大的恥辱。

有一次南宮長萬跟着宋閔公去郊外打獵，兩人因為獵物歸屬問題爭執起來。閔公火冒三丈，罵他：“你不過是魯國的戰俘嘛，牛什麼牛？”這句話嚴重刺傷了南宮長萬的自尊心，暗中便有了弑君的念頭。

這次爭吵以後閔公不當一回事，沒有防備，大概他覺得自己只是隨口說說，別人怎麼會當真。沒想到南宮長萬卻在暗地裡仔細謀劃，第二年就在蒙澤設計殺害了閔公。

朝中大臣聽說國君被弑，一片譁然。仇牧和太宰華督帶領軍隊攻打南宮長萬，在城內激烈戰鬥。最後南宮長萬一方獲勝，仇牧和華督都被殺了。

南宮長萬把公子游扶為傀儡君王，其他公子聞風而逃，都跑到城外去避難。宋國出現了劇烈動盪。

但是南宮長萬這樣暴力奪權實在太缺乏正當理由了，不能服眾，宋國各路政治勢力紛紛起來反抗。

幾位公子分別逃到了蕭邑和亳邑。其中，公子御說是宋閔公的弟弟，最有威望，他逃到了亳邑。南宮長萬隨後就派兵去圍攻亳邑，但兩個月都沒打下來。



這時朝中大臣跟宋國的公族勢力聯合，又向曹國借兵，跟公子們的軍隊合力來救援亳邑。他們打敗了南宮長萬的軍隊，一直打回都城，殺了公子游，立公子御說為君。是為宋桓公。

公子御說成了這次政變的最大贏家。他是個比較有作為的君王，他兒子更是赫赫有名，後面我們會提到。

南宮長萬逃到陳國，宋國向陳國發出通緝令，要求引渡南宮長萬。但南宮長萬太英勇了，陳國不敢直接抓他，就送給他幾名美女，讓美女在宴席上把他灌醉，然後用犀牛皮把他裹得嚴嚴實實的，裝在車上送回宋國。

南宮長萬在半路上醒過來了，拼命掙扎。他個子又高，手長腿長，很快手腳都從繩索裡掙脫了出來。車夫嚇得趕緊趕路，眼看他要逃出來的時候終於到達目的地。宋人抓住他，把他剝成肉醬。宋國的動亂終於平息了。

管他宋國怎麼鬧，反正有了故事可以講，機會難得，齊桓公就說：“我們大家來開會談談宋國的事吧。”於是召集諸侯到齊國的北杏歃血為盟。

這是齊桓公第一次會盟諸侯。他召集的國家很有意思，分別是：宋、陳、蔡、邾。宋國是當事國，是大家要“救助”的國家，其他三個都是中原地區的小國。

其他大國沒有參加，這好理解，來了就不好推舉盟主了；鄭、衛、魯、燕四個中等的國家也沒來，而且來的小國數量也少。這說明齊國這時的影響力還不夠。總體看起來，這次盟會比較寒酸的。

但是好歹盟會開起來了，這是齊國朝稱霸邁出的重要一步。

這次會盟還有一個重要特點——所有與會國都沒有帶軍隊去，只帶文官，就是所謂的“衣裳之會”。這是一種和平的會議，表達出桓公希望以和平方式稱霸的願望。後來桓公召集的盟會大多數都是這樣的形式，後人稱讚他“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”。在兵荒馬亂的春秋亂世，這是一種非常難得的高姿態。

公元前 681 年春天，旌幟林立，鐘鼓齊鳴，經過一套繁瑣的儀式以後，五國國君登上了匆忙搭好的高臺。由齊桓公帶領，獻上三牲，焚香禱告，告慰天地神明、周朝先帝，然後依次歃血，對天盟誓。其餘四國共同推舉齊國為盟主，齊桓公推辭幾番以後終於登上了盟主之位。臺下百官朝賀，聲震寰宇，氣勢之盛，在春秋以來還是第一次。

齊桓公達到了自己的第一個目標——會盟諸侯。

然而隨後就發生了一件很尷尬的事：宋國“背盟”了。

宋國怎麼“背盟”的，史書上沒說。但我們知道，宋國一直是個高不成低不就的國家，明明是個普通的諸侯國，卻總以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——“我祖上比你闊”，這是宋人面對其他國家的常見心態。

所以這次會盟，宋國被迫當馬仔去捧齊國，心裡肯定是不樂意的。況且齊桓公口口聲聲要替宋國平定內亂，可是人家的內亂去年就已經平定了，你今年來會盟算什麼？

所以宋國難免面和心不合的，不太情願捧場。

齊桓公當然不答應。人人都這樣不配合，他這個盟主還怎麼當？所以不配合的國家肯定要被修理一番。不過眼前還輪不到宋國，宋國的事先攔過一邊。桓公目前最着急做的是——死磕魯國。

曹沫劫盟

北杏會盟這一年，齊國跟魯國又掐起來了。具體是什麼情況，史書上欲說還休。由於流傳下來的史書都是魯國人寫的，難免隱藏一些不好意思告訴後人的事。但我們根據之前之後的情況基本可以斷定：這一年魯國被齊國打了，而且被迫割地。

魯國旁邊有一個叫遂國的小國家，是魯國的小弟。

按理說這個國家不會惹到齊國。可是北杏會盟過後，齊國馬上說遂國不參與盟會，屁大點國家還又臭又硬。於是齊國就發兵把他們消滅了。

這麼小的國家參不參與盟會有什麼關係？至於發動戰爭嗎？可史書上隨後又很突兀地記了一件事：齊國跟魯國在柯地會盟。好端端的會什麼盟？春秋時期的會盟一般有兩種情況：要打仗了，或者仗打完了。

這中間應該省略了一段魯國被修理的經歷，推測起來可能是這樣：

齊國召集諸侯會盟其實很希望魯國能參加。因為齊魯是親戚又是鄰居，魯國又是個比較大的國家，如果魯國能捧場，北杏會盟的場面看起來就會熱鬧很多。但魯國偏偏不捧場。齊國又不好直說，就找個藉口打他的小弟遂

國，魯國一定會發兵去救，於是就演變成了齊魯之間的戰爭。

這時候齊國已經經歷了管仲的軍事改革，軍力比之前提升了很多，魯國當然打不贏。所以魯國吃了大虧，只好割地賠款。遂國也被齊國吞併了。齊國報了這之前兩次被魯國打敗的仇，賺夠面子也就收手了，於是雙方在柯地簽訂停戰協定。

這次簽約出了一個意外狀況，把齊桓公嚇出一身冷汗。

魯國有個叫曹沫的將軍，以勇武聞名，但他的戰績並不好，甚至可以說很丟人——據說他三次參與對齊國的戰爭，三次都輸了。（古代“三”往往表示很多次，不是確數。而且這裡說的有可能是一場戰爭裡的三次戰役。）最近一次就是救援遂國的戰爭，他又輸給了齊國，直接導致魯國被迫割地賠款。

但魯莊公並沒有怪罪他，仍然任用他為將。

曹沫感到很慚愧，他必須拼死一搏來挽回自己的過失。所以他跟魯莊公定了一個極端冒險的計劃——在盟會上劫持齊桓公！

這有非常高的風險，弄得不好就會變成當面火拼，只怕魯莊公都自身難保。所以魯莊公敢這樣做，說明他真是一個很有勇氣的國君。

這樣的事情以前還沒發生過，而且齊國以為魯國已經被打怕了，雙方又是親戚，也沒想到他們真敢孤注一擲，所以齊國防備得不嚴密，讓曹沫有機會把兵器帶上了盟壇。

在盟壇上，當魯莊公和齊桓公準備簽署協定的時候，曹沫一手摟住桓公，從身上掏出一把匕首抵在了桓公脖子上。

臺下轟然而動，兩國軍士紛紛拔刀相向。局面頓時劍拔弩張，連管仲他們都禁止不住了。

臺上齊國的僚屬齊聲大喝，卻沒人敢隨便動手。齊桓公問：“你要怎樣？”

曹沫冷冷地說：“齊國這些年欺壓我們魯國還不夠嗎？現在魯國都城的城牆倒塌都會壓到齊國的土地，這樣還要割我們的地，大王要把我們趕到哪裡去？希望大王歸還我們的領土！”

齊桓公只得點頭：“先把刀放下，我答應你。”

所謂君無戲言，曹沫聽後鬆開匕首，咣當一下扔到地上，略一施禮，然後頭也不回地大步走下了盟壇。周圍闐然無聲，人人目瞪口呆，都不知該說



什麼。

魯莊公趕緊上來賠罪。齊桓公臉上紅一陣白一陣，緩了好一會才回過神來，一擺手轉身走了。盟會不歡而散。

齊桓公這次吃了大虧，又羞又惱，回去以後馬上要翻悔，恨恨地說，要殺了曹沫那個匹夫以洩心頭之恨。管仲卻勸諫：“大王不可翻悔！大王在天下人面前親口承諾的事，隨後就翻悔，這樣言而無信，怎麼取信於諸侯呢？要稱霸，必須先取信於諸侯。”桓公只好勉強答應他，下令按照之前的承諾歸還魯國的土地。

諸侯們都以為齊魯會有一場大戰，卻聽到了齊國歸還魯國土地的消息，一時都沒反應過來。後來齊魯一直相安無事，曹沫也活得好好的，大家才相信了眼前的事實。

再結合這幾年的事，諸侯們漸漸認識到，齊桓公可能跟以前的君王都不同。

他不像以前那些大國君王一樣，總是以蠻力壓人。他是一個可以聽你講道理的人，不管你講的道理他信不信，至少你有機會跟他講，而不必擔心人身安全——這一點太難得了。

他也不怎麼記仇，之前對管仲的處理方式就說明了這一點，這次對曹沫也是。如果遇上的是齊襄公，曹沫死十次都不夠，但齊桓公輕易地就放過了他。這樣的人，跟他相處的時候別人心裡是踏實的。

他召集大家赴會，卻帶頭把兵車都開得遠遠的，以至於鬧出被劫盟的事。但正是這樣的做法才讓大家繃緊的神經都緩和了下來，恍惚中，好像已經走出了春秋亂世。

按照所有這些標準來看，他不就是大家一直盼望的“仁君”嗎？難道我們已經靜悄悄地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？所有人都盼望的那個領袖人物已經來了？

在率獸食人的時代，突然出現一隻不吃人的老虎，大家仿佛瞬間都找到了安全感。

這個時代，安全感太稀缺了。

諸侯們的態度漸漸地改變，開始試探性地接近齊國，尋求跟齊國結盟以獲得保護——齊國在人們心中的地位逐漸不一樣了。

